

中国作家协会2007年重点扶持项目

我读刁斗

於可训主编

“我读”文丛——当代文学新秀解读系列

来自边缘的坚持

张赞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於可训主编



“我读”
文丛

当代文学新秀解读系列

我读刁斗：来自边缘的坚持

张赞 /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读刁斗:来自边缘的坚持/张赞著.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12

“我读”文丛—当代文学新秀解读系列/於可训主编

ISBN 978-7-307-05660-2

I. 我… II. 张… III. 刁斗—文学研究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84147 号

责任编辑:朱凌云

版式设计:詹锦玲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wdp4@whu.edu.cn 网址:www.wdp.com.cn)

印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950×1260 1/32 印张:6.875 字数:146千字 插页:1

版次:2007年12月第1版 2007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05660-2/I·320 定价:15.00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买我社的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总 序

近十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在互联网上写作，或通过互联网发表、传播文学作品，逐渐成为一种时尚。以至于有人说，这种在互联网上写作，或通过互联网发表、传播的文学，将要取代传统的、在纸面写作和通过纸质的媒介发表、传播的文学。这样，网络上的文学（简称网络文学）或以电子媒介为载体的文学，逐渐吸引了读者的眼球，相形之下，传统的纸面的文学，或以纸质的媒介为载体的文学，也便退居到了边缘地带。随之而来的是，在网上写作的作者或曰网络文学作者，一旦登台，无论好孬，皆受热捧，而那些依旧默默地在纸面生存的作者，除已有文名者外，则难得青睐，甚而备遭冷落。以至于有些年轻的读者，谈及当今文学，但知有网络写手，却不知尚有“网”外作家。然则，这种新兴的以网络或其他电子媒介为载体的文学，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流行，由当初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按指网络小说《第一次亲密接触》）到如今的“梨花”（按指“梨花体”诗歌）盛开，已阅十余春秋寒暑，又似乎未见有公认的足以代表当今文学水平的精品力作问世，相反，却大都如过眼烟云，昙花一现，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端的没个了结。

我无意贬低在网络上的文学写作，和以各种电子媒介为载体的文学，或许在艺术和技术上，如同传统的在纸面的文学写作，和以纸质的媒介为载体的文学一样，它也有一个成长和成熟的过程，我们也可以期

待在这个过程中，它会创造出无愧于人类科学智慧和文学智慧的精品力作。但是，就目前的状况看，似乎还没有这种迹象，甚而也没有这种可能。而且，即使是在这种以网络和其他电子媒介为载体的文学领域，出现了真正的精品力作，那也是文学的另一种形态，而不是既有的文学形态的历史延续。既然如此，历史地评价当今中国文学的成败得失，瞻望中国文学的发展前途，就不能单单以网络等电子媒体上的文学为标准，而要把眼光转向由媒体营造的表面的文学繁华背后，在网络虚拟的梦幻的文学空间之下，向纸海深处、翰墨林中去寻找为我们向来所熟悉的文学样态。因为只有在这种样态的文学中，我们才能接通历史，识别新旧，评价优劣，我们才能把得住文学跳动的脉搏，跟得上文学行进的步伐。尤其是那些常常被我们称之为“新秀”的文学作者，在他们身上，既沉淀了文学的过去，又负载着文学的未来。当我们把眼光投向他们的作品，我们的心灵会从喧嚣中平静下来，我们会从困惑中看到希望，从迷茫中辨知未来。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和感受，我们编写了这套“当代文学新秀解读丛书”。

在阅读这些文学“新秀”作品的过程中，我经验了近三十多年来所未曾有过的的一种蜕变的愉悦和欢乐。也许他们的年龄会参差不齐，经历也判然有别，不符合当今流行的某种文学的代际分类法，但在他们身上，却有一个共同的值得我们庆幸的东西，是他们的观念和创作，既不像三十年前那样，受制于传统的路数和诸多文学教条，又不像近三十年来的某些时候那样，亦步亦趋地跟在西方后面学步，而是择取了一条新路。这条新路就是从一己的当下的经验出发，又

以适应一己的当下的经验为完美的艺术表达，并不特别顾及各种规范和讲究。所以他们的作品，无论题材的新旧，主题的深浅，艺术的雅俗，思想的丰啬，都是源于他们的生命和血肉，与诸多的主义和潮流无涉。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尽管近十余年来，有这许多的新作家“秀”出于文学之林，却无需以派别、代际、潮流、主义之名名之。唯其无名，有道是存，在他们当中，正蕴含着中国文学无限的发展前景和可能。

本丛书的写法，杂糅作者的生平和创作，不独采用文字材料，兼取与作者的对话、访谈。是所谓知人论世，物我齐一，取其切近也。文字也力求浅白随和，不作高头讲章式的论评，重在作者的阅读感受，故曰“我读”，取其平易也。总之，都是为读者着想，目的是希望读者通过这套丛书，在结识这些文学“新秀”的同时，庶几也增加一点对于中国文学的感情和信心。

於可训

2007年8月30日写于京师

目 录

第一章 刁斗的“世相生活”	1
一、刁斗的“履历表”	1
二、刁斗与他的至爱亲人	6
三、朋友孙惠芬：见面与聊天的宗教	19
四、刁斗与柳诒	22
五、刁斗与他的《脚印》	28
六、刁斗的女性观	31
第二章 刁斗的性灵生活	37
一、写作小说的理由	37
二、刁斗的一张答卷及由此想到的	40
三、“轻浮”的小说	44
四、游戏的小说	49
五、“形式”即“内容”	57
六、刁斗与西方文学	61
七、刁斗与法国新小说	65
第三章 刁斗作品解读	72
一、真实的《初吻》	72
二、《回家》与《尤利西斯》	77
三、刁斗小说的“窥视”主题	84
四、刁斗小说的“情欲”主题	89
五、短篇小说集《实际上是呼救》概说	100
六、塞壬的歌声与平凡人的挣扎	104
七、刁斗小说中的魔幻世界	112

八、刁斗的寓言小说	123
九、刁斗的“伪侦探小说”	135
十、想象的可能	150
 第四章 文坛上的刁斗及对其的研究	157
一、当代文坛上的刁斗	157
二、对刁斗研究现状的描述	163
附录	176
重要的刁斗研究文革	176
我和刁斗的通信	178
“边缘是小说最合适的位置”	
——刁斗访谈录	190
刁斗作品目录	203
后 记	211

第一章 刁斗的“世相生活”

刁斗曾经把“生活”大致划分成两大块：一种叫世相生活，一种叫性灵生活。显然，世相生活更具物质性，而性灵生活更指向人的内心。一向看重人的精神世界的刁斗自然更倾心于后者，甚至理直气壮地认为：“小说只与小说家的性灵生活有关，而与世相生活无关。”尽管刁斗的依据可能很充分，但如果我们以社会历史批评的方法考察刁斗其文就不能不对他的世相生活作一了解。

一、刁斗的“履历表”^①

刁斗有一篇以第二人称写就的长篇小说《私人档案》，它的原名曾叫《履历表》。刁斗喜欢以借用标题的方式向自己喜爱的外国小说致敬，比如他喜欢卡夫卡的《变形记》，就自己也写一篇叫《变形记》的小说，他喜欢法国画家籍里柯的油画《梅杜萨之筏》，就写了一篇叫《梅杜萨之筏》的小说，他还喜欢纪德的《伪币制造者》，就再写一篇叫《伪币制造者》的小说……这样的例子太多就不列举了。这里我想向刁斗学习，也写一篇《履历表》，一方面以此向他的《私人档案》表示敬意，另一方面是想向读者介绍作

^① 本节引文引自《我与书》、《向盛老师汇报》。本书附录里已标明所引文章的详细出处。后同。



家刁斗的“履历表”是如何“填写”的。

刁斗，原名刁铁军，1960年出生在沈阳，是父母的第二个孩子，前面有一个姐姐。父亲一生“搞马列主义”，“先后在东北局讲师团、辽宁省委宣传部和辽宁人民出版社工作”，“文革”前即是十七级干部，母亲是教师，可以说家庭生活优越。

因为家庭环境的缘故，刁斗自然而然地喜欢上了读书。这个爱好不但使他没有在叛逆的少年时期走上歪路（据刁斗交代，他曾有手持凶器打群架的经历，脸上有那时留下的疤痕），竟还给处于青少年时代的刁斗带来一些意外的“好处”，并从一个侧面使他认识到知识的力量。比如在与小伙伴们玩“打仗”时，机敏的刁斗总能现学现卖地想出类似“四渡赤水出奇兵”那样的计谋，令那些长他许多的“大哥”都高看他一眼，尊称他为“刁参谋长”；在与众多女孩子接触时，已经掌握了较多文学词汇的刁斗毫不吝啬地夸这个女孩像“夜莺”，赞那个女孩似“玫瑰”，还能给她们讲述白茹、银环、林道静等当时流行的革命小说里的人物故事，如此博学多才又多情的少年自然是容易引起女孩子们的好感，于是女孩子们看他的眼神就经常泪水汪汪、含情脉脉，让他心旌摇荡很是受用。由此也看得出刁斗是个早熟的孩子。

因为闲书杂书看得多，使得刁斗这个中学教育在“文革”中几乎等于零的人能在恢复高考后的1979年，轻松地考上了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值得一提的是刁斗大学期间写的歌词《脚印》，被著名作曲家谷建芬谱曲，唱遍了大江南北，但遗憾的是很少有人记

得刁斗这个词作者。不过这没关系，重要的是《脚印》给曾是诗人的刁斗留下了值得纪念的东西。

年轻时的刁斗最喜欢的就是写诗，后来集成的诗集《爱情纪事》可以看作是他作为诗人的一个总结。客观地说刁斗的诗还停留在现实主义的直白铺叙阶段，并且带有那个时代特有的说教气息，虽然有些诗读来清新自然，能感受到作者那颗纯净透明的心，但还不能说是很成功的。对于自己在写诗上没能取得太多的成绩，刁斗在《爱情纪事》的后记中是这样说的：“……对于诗的热爱更是不会变的。因为我已经深切地体会到了：那种永远也得不到回报的，却永远对你构成最强烈的刺激的爱，才是最迷人的。”即使没能成为诗人，但往往具有诗人气质的小说家更能写出美妙的作品来，所以说，“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这对于刁斗和读者来说都未尝不是一件幸事呢。



从小立志当作家的刁斗考大学时为什么会选择了新闻这个专业呢，原来当初刁斗还以为新闻是一门与文学密切相关的专业呢，这是一个一点也不美丽的误会，代价就是改行。北广毕业后的刁斗先到辽宁广播电台当了两年记者，记者生涯甚至使他学会了当着人面说谎话不脸红的本领。但是良心的不安，还有更重要的对文学无法割舍的痴迷，使他最终调入辽宁省文联。

在辽宁省作协，刁斗先是在鸭绿江杂志社做编辑，后又到《文学大观》做编辑，现在是《当代作家评论》的编辑。说起来刁斗好像挺没出息的，混了这么多年还是个普通编辑。其实这只是刁斗对自己人生

道路的一个选择，他的选择完全是从有更多的时间和自由去进行自己喜欢的文学创作出发的。为了这个目的，他曾辞去《文学大观》副主编的职务。十几年来，刁斗在编辑部里一直是个“低级工作人员”，做一些单纯的工作，即便是校对或下工厂，他也毫无怨言。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得到的是什么，厌恶的是什么。官场上的虚与委蛇他不能适应，机关里为了争房子争职称而进行的没有硝烟的战争他也不想参与。不过这些问题对刁斗来说已经完全在心理上化解。因为一他不想当领导，二他不要职称，分房子评职称与刁斗无关，能专心写自己的小说就好。这样说来刁斗是不是为人有点傻啊？刁斗当然不傻，首先他非常清楚地了解当领导的好处，有权有地位不说，还有各种看不到的隐形利益分配，其次他也知道如果有个大一些的房子当写作间会更惬意，较高的职称意味着更高的工资，生活会更舒适一些。而刁斗拒绝这些的理由很简单：如果这些利益的获得要以牺牲小说创作的自由和宁静的内心作代价，那么他宁愿不要。

刁斗有良好的心态，现在他正心满意足地生活和工作在沈阳。在“汇宝国际”那片新建的住宅小区里，他已经有了一间独立的写作间，绝对是“自己的一间屋”，尽管只有40平米左右，在装修上也差强人意（装修前，刁斗很仗义地把全款付给了装修公司，结果装修公司很不仗义地把活儿做得很糟），但是比起以前在北陵小区的那个书房要好很多。顺便交待一下，1999年刁斗在旧书房接受学者张钧访问时曾说：“你说我这个写作空间跟猪窝有什么两样，甚至都不如猪窝，我曾经参观过盘锦那地方的一个养猪场，那养猪场真就比我这强多了”——作家也是人，也会有

怨言的。值得庆幸的是，现在全国人民的生活条件都在改善，刁斗及时跟上了时代的步伐，改善了写作条件，这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作家刁斗的幸福生活正在进行中。

补充：刁斗，作家，身高 175 公分，体格健硕，有典型的东北大汉的体貌特征。长发，颈上喜带骷髅头饰品，穿衣品位另类、不俗，有艺术家气质。初识时此人会让人觉得面目有些微的凶狠狰狞，使人在恐惧之余质疑这会是个文笔细腻，才华横溢的作家文人，但稍一交谈你就会发现这是个感情丰富，正直善良，话语直率的可爱的男人。他单纯但不简单，他有智慧、有思想，也善表达，但不夸耀、不卖弄；他愤世嫉俗，但不看破红尘；他率性耿直，不会附和他人，有时难免被人误认为是傲慢；他从不向自己深恶痛绝的虚伪恶俗的人和事妥协，他只遵从自己内心的需要，如果这需要付出物质利益或职位头衔的代价，他只会潇洒地一笑。

他的个性正如他的名字所具的内涵。“刁斗”，古时军营用具，铜质容器，有手柄，在遥远的边塞，日间用来烧饭，夜间翻转来打更。烧饭时一身烟火气，夜间击更时，又清幽玄远，仿佛白发征夫梦中家乡的锣音。古代有“刁斗声中忽惊岁”、“戍楼刁斗催落月”、“万里鸣刁斗，三军出井陉”、“行人刁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等诗句。



二、刁斗与他的至爱亲人^①



▲ 刁斗与爸爸、妈妈、姐姐、姐夫、妻子

这么多年过来，我就这样快快乐乐地栖身在小说的幻梦里打发着自己，直到今天，估计还会持续到我死去的那天。小说带给我半分浮名，几许薄利，而最主要的是它滋养了我这个人，让我多少有了一点诚实的品质与慈悲的情怀。我知道，从我出生起，我的几位血

缘亲人就希望我做一个诚实慈悲的人，如今我大体遂他们愿了……

——刁斗《在小说的梦幻里打发自己》

父 亲

刁斗的父亲出生于吉林省的东丰县，父亲的一生经历了那个时代特有的传奇。在父亲还是一个伪满国高的学生时，就在当时新思潮的激励下决心背叛自己的地主家庭去参加革命。父亲的想法在1947年的一个雪夜付诸行动，从此他真的永远地与那个显赫一方的家族一刀两断了。两年之后已经身在革命队伍里的父亲接到哥哥的来信，让他回去看一眼刚刚死去的父亲，而父亲却把哥哥的来信毫不犹豫地交给了组织，拒绝了家人的要求，并向党保证：“决不去为地

^① 本节引文引自《日暮乡关》、《血缘（一）、（二）》、《小记一位文学读者》。

主阶级尽孝送终”。要交待一句的是，父亲的父亲是被贫下中农斗争致死的，父亲的大哥则是因为参加过国民党而被政府枪毙的。父亲此后一直履行着他的诺言，再未踏上东丰的土地。但多年里，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家庭出身始终是他无法摆脱的重负，让他痛苦不堪，而他内心深处的重负带给他的伤痛也许更是外人无法想象的。

在刁斗的眼中，父亲“懒惰笨拙，嗜烟贪酒，但思维敏捷，能讲善说，直至今天，在我接触过的人中，能将马列主义讲得那么深入浅出妙趣横生而又言之成理让人信服的，唯他一人。同时，他又是个谨小慎微，胆怯懦弱的人，述而不作，荒废才华，对世界对人生持虚无主义态度”。“文革”中父亲被下放到辽宁桓仁农村劳动改造，在对儿女的惦念中写下了这样一首小诗：“一儿一女一枝花，手上明珠心中挂；盼子成龙女成凤，老父一人在天涯。”（刁斗的中篇小说《新婚中的恐惧》中父亲的诗即是源出于此）父亲深沉的爱是不只让刁斗一人为之动容的。

不过父亲对刁斗也有过拳脚相加，那唯一的一次刁斗一直记得。那是“文革”时期，父亲到北京去开会，回来后在旅行袋里装满了来自首都的猪肉（可能那时首都的猪肉供应不像地方那样紧张）。在那贫困的时期，有肉的日子就像过节，父亲让刁斗去学校把在篮球队训练的姐姐找回来。腼腆的刁斗趴在学校的围墙上观望，他发现姐姐正在训练，而那个严厉的教练正在陪练，于是就劳而无功地回到家里。父亲对刁斗的胆怯非常生气，说老师不给假是一回事，可你不敢请假就是你的毛病了。为了开脱自己，刁斗情急之中找了一个拙劣的理由：“姐姐不回来，咱们每人不



▲ 刁斗与爸爸

就能多吃点肉嘛”，听到这句话父亲脸上现出一种绝望的神情，于是……刁斗说，那确实是一个可耻的理由，所以“我至今能懂得一些正直、善良、怜悯与爱，我得感谢父亲的拳脚”。

1985年底，社会的政治气候在经过了“文革”的阴霾后已经晴朗得如同孩子的笑脸，这时面对刁斗要专业从事文学写作的选择，曾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的父亲心里惴惴不安。“我不同意你调转工作”，父亲说。但最终刁斗还是从正统的新闻单位调到了作家协会这个群团组织。刁斗当然理解父亲的心情，但却不能妥协。

父亲在生命的最后十年里一直患病在床，刁斗经常要去医院照顾父亲。在那些痛苦不堪的日子里他想到要写一篇献给父亲的“血缘小说”（刁斗声明这一新名词的使用只是为了要表达目前的想法，表达完了，这个名词的使命就结束了），于是就有了那篇描写父亲、“我”和儿子“阿斗”祖孙三代之间故事的中篇小说《延续》。由对父亲的惦念，刁斗感受到了“血缘”的神秘、丰富和复杂，甚至感到惊异，他把由此衍生的思考融入在小说《延续》的内容里。

姥姥和母亲

在刁斗少年时代的许多年里，他都是与姥姥呆在一起的。至今刁斗还会在脑海里浮现出姥姥清晰的身

影，并回味起姥姥给他的点点滴滴的爱。姥姥的一生也是坎坎坷坷，“她本来是沈阳郊区一个大户人家的女儿，性格刚烈，小时即敢自己作主把家人给裹的小脚重新放大，但十六岁时，由于她抽大烟的父亲败空了家产，带有半卖身的性质，她草草嫁到了做小买卖的我姥爷家里。”妈妈不足十岁时，挑担卖货的姥爷先遭日本人毒打，又被疯狗咬伤，不治而死，为了能吃饱饭，姥姥顶着很大的压力，带着一儿一女把自己嫁给了沈阳城里的一个铁路工人。姥姥没念过书，却把她的儿子刁斗的舅舅供上了大学，而在去世前，她最惦记的，是几个月后刁斗能否考取大学……

刁斗怀念姥姥，一个人坐火车的时候会想起姥姥常说的一句话：人是地里仙！是啊，现代人乘着各种交通工具倏忽之间穿梭于各地，其实是一件多么奇妙的事啊。每当这时，刁斗都会想起姥姥的音调口吻，表情神态，甚至是她努力做出的淡然不屑的样子，那里面既包含着姥姥对子女远离身边的不满，也带着某种子女已成才的骄傲……也有时，刁斗会想起小时候父亲在劳动改造，母亲被强制在工厂当翻砂女工，他和姥姥在一起的日子，那时他常常挽着篮子到路边捡运煤车撒落的煤渣，然后交给姥姥，姥姥抚摸着他的头夸他懂事又能干……

刁斗的母亲遗传了姥姥的性格，也是个坚强刚毅的女人。“她沉默寡言，克己吃苦，虽然早早就离开校门去当童工，却能边工作边自学，边学习边改变命运，一点点地，由



▲ 刁斗与姥姥、姐姐